

民国藏书家手札图鉴

杨健 编著

家集士林书册所收民国藏书家
共编七十九卷今卷五帝
家集士林书册所收民国藏书家
共编七十九卷今卷五帝
日记
天一 十三年四月

中华书局集团
数字出版分公司

中华书局
上海

民国藏书家手札图鉴

杨健 编著

 后浪

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史学文丛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藏书家手札图鉴 / 杨健编著. --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2019.12
ISBN 978-7-5711-0397-2

I. ①民… II. ①杨… III. ①藏书家—书信集—中国—民国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57273号

Copyright © 2019 Ginkgo (Beijing) Book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 (北京) 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民国藏书家手札图鉴

MINGUO CANGSHUJIA SHOZHHA TUJIAN

杨 健 编著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易东升

责任校对 毛 路

书籍设计 冯科臣

装帧制造 墨白空间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27号 邮政编码450016)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9年12月第1版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一

信札古称简牍，又称笈简。笈、简都是长条形的小竹片，指供题诗、写信等用的精美的小幅纸张，可以用来代指书信。小的竹片、木块、纸张，是古人信札的主要载体。这种载体决定了信札天然地只能承载较少量的文字。文辞简略、字形偏小的简牍，是我们今天认识、研究早期中国文人书法的主要依据。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以及造纸、制笔等物质技术的发展，书法应用范围的扩大，尺幅更大些的屏条、楹联等形式的书作逐渐成为社会公众认识、欣赏书法的主要途径。相应地，每幅书法作品的文字数量得以增加，字形大小更加灵活并明显趋向更大。信札并未消失。只是，愈到后来，信札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就愈显得不那么突出，其书法研究作用就愈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因为科学意义上的书法研究不过就是近百十年间的事情，所以，作为书法研究对象的信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其实是这期间才形成的一种“新”观念。简牍书法的审美哲学，由“书圣”王羲之创立。以颜真卿为代表的唐代书法家，开始使书法向社会各阶层普及。赵孟頫则全面研究、总结了前代文人简牍书法的基本范式，将高高在上的简牍书法审美从形式、技法、语言等各方面进行平民化改造，使简牍书法的社会性、实用性得到极大地扩展和增强。明清两代以及民国时期的士大夫、书法家们，始终遵循着王羲之开创、赵孟頫确立的简牍书法传统。

屏条、楹联书法的繁盛，没有将简牍书法逼向绝境。二者之间原本就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它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如鱼得水。碑学兴起后，碑体、碑笔对屏条、楹联书法的改造最为显而易见，其成果也最为艺术家和社会所乐于接受。简牍书法没有置身事外，但是，重要的区别是，简牍书法没有像屏条、楹联书法那样用近乎“缴械投降”的方式去参与这场轰轰烈烈的书法革命。帖学家如此，激进的碑学家们也是如此。将简牍书法排除在以碑学革命为核心的近代书法史之外所得出的任何结论，都有以偏概全的风险。理解简牍书法在碑学革命潮流中的态度和应对方式，有助于倒溯简牍书法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屏条、楹联书法具有公开展示的天然基因，创作之先就已经预备着要去接受各色人等的评头论足。如果是承命应酬，屏条、楹联书法更是需要优先考虑到顾客、场合、应用、声誉等多种因素。所以，屏条、楹

联书法的风格、技法、内容等的选择和表现，创作者的回旋余地并不大。在某一段时期内，众多书法家们创作的屏条、楹联，其风格、技法、内容会有极大的共通性，甚至是局限性，这是他们不得不顾及社会习尚等非艺术因素的必然结果。中国古代很少“职业书法家”。中国传统书法家多出身于文人士大夫，有着与一般社会习尚不完全同步的精神追求、艺术观念。相对私密的简牍，从书写到拆阅，成为法帖、藏品，始终都是游离在大众视线之外的。它如同避风港，可以让自由艺术之花在象牙塔里绽放。

面对碑学，传承千年的帖学几乎毫无招架之功，一溃千里。然而，碑学从清中期正式兴起，在只过了短短不到一百年以后，就迅速与帖学握手言和了。沈尹默被后人尊为“新帖学”的开山祖师，但是，其创作的巨幅屏条、楹联作品，大多会以碑体、碑笔予以呈现。显然，不能用这样的屏条、楹联作品去定义沈尹默。同理，仅以屏条、楹联书法为研究素材，很难解释上述那种突然之间的逆转，也无法理解“民国书风”的真实面貌和来由及其影响。

从碑学突起的时候开始，帖、碑两派的书法家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如何有效地进行帖、碑融合？没有帖学，碑学无法前进；没有碑学，帖学无法新生。无论帖学，还是碑学，终归都是书法。书法是有自己的“道统”的。碑学家也是书法家。清中期以后的名家信札，非常清晰地展示了文人士大夫们进行帖、碑融合实验的全过程。屏条、楹联书法，承担着将这种实验的结果向社会予以公开的责任。大约到清末民国时，帖、碑融合的实验就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20世纪30年代，以帖、碑完全融合为基本特点的“民国书风”正式形成。

1912年1月1日宣告成立的中华民国，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军阀混战之后，于1928年12月才完成形式上的国家统一。有意思的是，“民国书风”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尽管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作为传统中国书法史上最后的一种时代性书法风貌，以帖学和碑学的完全融合为根本基础，体现着包容、开放精神的“民国书风”，不是因传统书法没落而出现的最后的贵族，而是传统的浴火重生。经过一千多年锤炼的帖学笔法，与清代中期以来强势崛起的碑学，已不再分属水火不容的两个阵营。在民国书法家的笔下，帖、碑两种书法实现了融合无间。秀丽与刚强，恬静与恣肆，文雅与荒野，在“民国书法”中同体共生。

民国书法技法纯熟，结体稳健，具有相当高度的文化内涵和可观赏

性。与此同时，民国书法又具有强烈的世俗性。这既是千百年以来文化、书法逐渐普及所结的硕果，又是社会参与程度空前的“现代书法”得以开启的前提。民国书法是对传统书法和书法理论的总结，因此积淀深厚。民国书法充满了勃勃生机，孕育了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的“现代书法”。

古人造字，从戈者都有小意。水小为浅，金小为钱，果小为钱。中国传统哲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即知微见著。我们在说一叶蔽目，不见泰山的同时，也会强调“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古人将颜色单调、形式简单的书法视为自己的文化、哲学的最佳承载者、代言者，其中就有知微见著的蕴意。笺简天然地与书法的这一特性相契合。在屏条、楹联书法大行其道之后，在碑体书法摧枯拉朽之际，简牍书法仍能保持独立、超然的地位，乃至担起筚路蓝缕的重任，正因为它肩负着即小见大的书法“道统”。

一百多位民国藏书家，有学者、官僚，有商人、买办，有的曾叱咤风云，有的却事迹模糊，被公认为书法家的寥寥可数。即使是这样，他们的信札仍然可以当作“民国书风”的研究标本使用。他们证明了，一种时代书法风貌的形成、稳定，需要有多么广泛的参与群体。他们还用自己的实践表明，统一的时代书法风貌，不是固化的一潭死水，不是流水线上的标准化制成品。他们有共同的追求，但都保留着自己的个性。他们知道，写信给亲友这件事，是不能马虎对待的，这是书法创作，要有书法态度和境界追求。他们深知，这是简牍的传统，书法的传统，文化的传统。

浸润在这样的传统中，不需要刻意去想如何成为书法家。因为史树青先生的追忆而为人所知的藏书家张鸿来，出身寒素，履历平平，著作无多，连藏书都算不上精彩。然而，张鸿来是真正的书法家。颜体书法是唐宋以来的“显学”，清代更是风靡朝野，从者如云，名家辈出。但论对颜体的理解，三十岁时的张鸿来已然可以眇睨人间。其简牍书法涵泳超迈，大气磅礴，手中毛笔如有千钧力道，气势雄强。

同为藏书家，五十万卷楼主人莫伯骥就比张鸿来要有名得多。莫伯骥是拔贡出身，不是学者，没有当过官，因为经营药房致富。依着老旧的眼光看，莫伯骥的社会身份还不如大学讲师张鸿来。怎么算，莫伯骥与书法都离得非常遥远。然而，如果说张鸿来的书法是令人惊艳，那么，莫伯骥的书法就是令人叹为观止。

莫伯骥的简牍书法，墨气纵横，取势奇崛，章法浑然。在这个意义上，莫伯骥堪称是碑学大师何绍基书风的集大成者。莫伯骥的信札中还有非常明显的晋人简牍的意韵。一般认为，魏碑的荒野与晋人书法的清雅，是南辕北辙没有交集的。然而，莫伯骥竟然能将二者完美地熔铸在一起。入晋唐之室，是历代书法家的不懈追求，也是能得到的最高奖赏。近代书法家中，白蕉一直被公认为是写晋人简牍体书法成就最高者。白蕉的晋人简牍体书法，形神兼备。莫伯骥走的是一条与以白蕉为代表的职业书家截然不同的路。莫伯骥的字形、体势、笔法，与晋人都有一望而知的明显区别。他与晋人是“神交”。王勃的《滕王阁序》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用来形容莫伯骥的简牍作品，实在是再恰当不过。

时势是真能造就英雄的。当然，知道什么是时势，才有可能知道谁是英雄。书法与书法家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从书法作品，我们能得到哪些属于历史研究范畴的认识呢？杨健先生希望，通过对一百多通民国信札的分析，找到一条文献学研究的新路径。我们努力了。

陈琦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序 二

原来的计划只是想编一册《民国藏书家尺牘》，这自然是因为翻阅潘承厚《明清藏书家尺牘》所受的启发。这之后，尽管聚合了几家公藏单位的藏品，但无论总体的数量，还是名家尺牘所占的比重，都无法与潘著相提并论，弄出来最多也就是个“续貂”之作。所以这个计划一搁就是好几年。

在与陈琦兄的一次闲聊中，由这两年拍卖市场上名人书札类拍品的火爆，说到了自己曾经的编纂计划。陈兄居然觉得这个计划很好，并“怂恿”将之付诸行动。我只好如实告之手头底本的情况，实在是数量不足，尤其是“档次”不够。我列举了其中的一些人物，如周大烈、马官和、朱德裳、袁荣叟、彭紫符、李博仁、崇彝、吴定、程守中等人，名头都不算大。即使有些在其他领域享有大名的人物，如张伯英、乐嘉藻、吴曼公、周达等，他们藏书藏帖的行为也少有人关注。至少，无论是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王謇的《续补藏书纪事诗》、吴则虞的《续藏书纪事诗》，还是郑伟章的《文献家通考》，均未予以收录。潘承厚说他的《明清藏书家尺牘》“一以乡先辈叶缘督先生《藏书纪事诗》为例，始明杨文贞公士奇，迄清季江建霞先生标，而以缘督先生殿焉”。也就是说，潘著选择的这些人物，其藏书行为在《藏书纪事诗》中都有记载。而我所面对的一些人物，不要说藏书史实，连生平可能都弄不太清楚。但既然选了，至少得给个生平、藏书的介绍吧。另外一些呢，如傅增湘、叶恭绰、袁克文、刘承干、周叔弢等，又被大家研究得烂熟，撰写个简介，实际也只能“抄录”人家已有的成果，甚至网搜后拷贝了。遂觉得索然无味。陈兄却对那些生平模糊的藏书家大感兴趣，说可以展现出更真实的历史，也对当今有志藏书的人们是个激励。所以，尽管有这些困难，陈兄认为还是应该先做起来试试。

《民国藏书家手札图鉴》这个书名是陈兄与布衣书局的胡同等几位朋友相商后确定的。虽然标名“民国”，不过内中有数十位藏书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过世的。图书馆古籍编目的惯例，是以卒年定人物的朝代。按此标准，这些人就不好算成民国人物了。所以这本图鉴收录的“民国藏书家”，是指其主要的藏书行为发生在民国，而不论其是否终于民国。就如同说到民国的史学大家，会列出陈垣、陈寅恪、顾颉

刚、傅斯年等大师一样。所谓“图鉴”，我们也不想仅提供几张图片，让看官们自个儿去鉴赏，还是希望写些鉴定、赏析的文字，分析藏书家的书法特点，从审美感受的角度，指出其长处和短处。分享也罢，引导也罢，总之，得有这么个东西。书法非我所长，只好请盛少勤兄承担了这个任务。鉴赏毕竟是个性化的体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盛兄赏析文字中的论断，我并不是全盘认同，但他从传统、时代与个人追求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的思路，却是我非常赞同的。如他认为秦更年的书法“植根于颜真卿、赵孟頫”，说：“尽管馆阁体的习气还未能完全汰除，但并不妨碍秦更年时不时来几笔自我创新的笔画。秦更年应该没有认真临习过北碑，不过，其审美在潜移默化中多多少少曾受到碑学的影响。这件信札中，北碑的意态和运笔似有还无，不仔细观察很难辨知其出处。”分析徐森玉的信札书风，说“笔法上借用八分书，字形上借鉴北碑”是为了摆脱清末以来流行的黄自元书法的影响，并认为“徐森玉的努力很有成效。这件信札点画精致，字形古朴，已经不‘俗’了”。不仅言之成理，而且在我这样的外行看来，尤其觉得通俗易懂。这样的例子在赏析文字中比比皆是。盛兄的文字原来更多些，分析也更为透彻，我却根据自己的一知半解，删繁就简，只是希望留给本书的看官们更多自由思考与感受的空间。

最后说下生平与藏书的简介部分。这部分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来写：一是履历，二是亲族师友，三是藏书特点，四是藏书归宿。当然，并不是所有人物都可以找到这几个方面的材料，找不到的也只能付之阙如了。对于前面提及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等著作已收录的人物，参考了这些著作的记载，但也尽可能地用更为原始的材料进行核实，因此也纠正了之前的一些说法。比如王寅廷，有文章说他是进士出身，参加了“丁未科会试”。丁未是1907年，但1906年清政府即下诏废除科举考试了。对于各家藏书纪事诗未予载录的人物，只能查找地方文献、民国报刊以及新近公布的资料、新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编写。比如乐嘉藻的藏书情况，就参考了近年《贵州文史丛刊》发布的《乐嘉藻日记》片段及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乐嘉藻藏书题跋。彭紫符的简介及藏书情况则采用了烟台图书馆近年古籍普查过程中公布的一些资料。马官和的藏书情况，也吸纳了些山东图书馆近年古籍普查后公布的资料。关于陈清华、吴曼公等人的收藏情况，都根据近年古籍及碑帖拍卖的一些资料加以补充。

另外，这部分花了较大的篇幅写藏书家的家族及亲友关系，实际上是想突出藏家收藏过程的资金来源及所受的影响，当然增加可读性也是考虑的因素之一。绝大多数能大量收藏珍善本的藏书家要么有祖产，要么有经商的收入，要么是给公家或公司当差，有较为稳定和丰厚的俸禄、薪水；学者型的藏书家没有那么高的俸禄，藏书多走实用性的路子。之前看过一篇文章，写王孝慈身后窘迫异常，家里只能靠卖他的书来办理丧葬事宜。感觉王孝慈完全是个穷秀才。可他是书史上有名的豪客，连郑振铎都争不过他。如果只是普通的公务员，这豪购的钱哪来的呀？幸好前几年励双杰先生的《鸣晦庐主人王孝慈家世考》为我们揭开了谜底：王孝慈的父亲王芝祥是曾经与孙中山、黄兴平起平坐的民国政要；岳父林景贤官职虽不显，可担任的都是“肥缺”。藏书家的姻亲、交游多为学术界名人，他们之间相互影响，交流切磋。最典型的如沈兆奎、张重威、赵元方之间的关系。这部分的撰写陈兄提供了不少原始资料及文字，我都择善而从了。因此，本书的编写，陈兄、盛兄贡献良多。几番邀请两位共同署名，他们却坚持由我独享其成，且以世外高人的姿态说这丁点儿小事不足挂齿。于我实在难免掠美之嫌。

由于底本所限，本书仅收录了104位民国藏书家的书札及相关资料，大致按人物生年排序。潘承厚《明清藏书家尺牘》序中说：“如异日续得，当图补遗。”我也同样有这个想法。

杨健

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

目 录

陈宝琛	1
陈伯陶	4
徐世昌	6
金蓉镜	8
夏孙桐	10
李盛铎	13
梁鼎芬	16
翁斌孙	19
徐绍楨	21
周大烈	23
王礼培	27
曹元忠	30
沈宗畸	33
章 钰	36
郑 沅	38
罗振玉	40
孙 雄	44
张元济	46
董 康	51
潘宗周	54
张一麐	56
吴昌绶	59
赵椿年	62
吴士鉴	64

乐嘉藻	66
徐乃昌	71
丁传靖	76
陶 湘	78
张伯英	80
傅增湘	82
邵 章	86
冒广生	90
王体仁	92
黄 节	94
梁启超	98
郭宗熙	101
陈宝泉	104
叶景葵	106
丁福保	108
朱德裳	111
伦 明	114
马官和	116
谭祖任	118
张国淦	120
姚 华	124
王宗廷	127
贺葆真	131
傅岳棻	134
宋育德	136
莫伯骥	138
蔡哲夫	141
朱希祖	144
周 达	146

欧阳成	148
孙 壮	150
徐信符	152
刘体智	154
邢之襄	157
陈 垣	160
江天铎	162
叶恭绰	164
徐森玉	166
朱文钧	169
袁荣叟	172
刘承干	178
余绍宋	184
王孝慈	186
邢 端	188
崇 彝	191
沈兆奎	193
马叙伦	196
秦更年	198
葛昌楣	201
史宝安	204
吴 定	206
尹石公	208
罗喜闻	210
陆惟鎔	212
李博仁	214
张允亮	216
袁克文	219
张鸿来	222

徐行可	224
邹百耐	226
周叔弢	228
姚 光	230
张镜芙	233
金 钺	236
刘明阳	239
陈清华	242
彭紫符	247
吴曼公	250
陈乃乾	252
于省吾	254
陈 准	257
冯 雄	260
张重威	262
赵元方	264
巢章甫	266
程守中	270
参考书目	273

陈宝琛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十年（1871）授编修，历任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江西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光绪十二年（1886）因参与褒举唐炯、徐延旭统办军务失当事，遭部议连降五级，回乡里居。家居期间，热心教育事业，创办全闽师范学堂、女子职业学堂等学校，并担任福建教育总会会长。宣统元年（1909）调京复原官并总理礼学馆事务，任资政院议员。宣统三年（1911），授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兼弼德院顾问大臣，任溥仪汉文师傅。溥仪逊位后仍随侍左右，张勋复辟时任内阁议政大臣。

福州螺江陈氏是名门望族，明清两代出过二十一名进士、一百〇八名举人。陈宝琛的曾祖陈若霖担任过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祖父陈景亮官至云南布政使，父亲陈承裘也是进士。陈宝琛娶的是工部尚书王庆云的孙女王眉寿，王眉寿的弟弟是状元王仁堪。王眉寿还有个弟弟叫王仁东，是王世襄的祖父。陈宝琛的女婿张允侨是张佩纶的孙子，与藏书家张允亮（亦见本书）是堂兄弟。张允侨的祖母是藏书家朱学勤的女儿。

陈宝琛藏书自其曾祖陈若霖始，陈若霖有“居敬堂”和“赐书轩”藏书，积至五万余卷。父亲陈承裘喜欢金石书画，也富有藏书。陈宝琛及其三弟陈宝璐都喜欢藏书，不过陈宝璐过世较早，名声远不及乃兄。陈宝琛的藏书有部分来自御赐的内府刻书，但更多的则是自己历年的搜购。他曾先后购入长乐谢氏“赌棋山庄”、侯官许氏“味青斋”藏书，所藏海内孤本、明抄《西园闻见录》即来自味青斋。陈宝琛在家乡建有五座藏书楼，即“赐书楼”“还读楼”“沧趣楼”“北望楼”“晞楼”，藏书十余万册，以乡邦文献、清代禁毁书为特色，版本则以明清刻本为主，自编有《闽县螺洲陈氏赐书楼书目》。陈宝琛晚年开始向福建省内各图书馆捐赠图书。1931年将所藏一万册类书、丛书和通用图书赠予福建学院乌山图书馆（现归入福建省图书馆），次年又向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捐赠藏书二千余种三万一千二百三十册（现存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1948年其子又将六千多册藏书售予福建省图书馆。藏书印有“伯潜”“弢盒”“沧趣老人”“螺江陈氏赐书楼藏书”等。

受業陳寶琛頓首

夫子大人函丈肅啓者寶琛去歲聞後肅箴恭叩

起居并求

訓誨駢駢靡及音敬多踈獻歲發春伏承

道躬迪吉

德望崇隆上契

明良下澤蒼赤抃頌無量寶琛近自吉安旋省明正當

出按饒廣歲試此間兵後士氣不振學額過寬學

淺才輕而處積重之勢雖勉竭心力收效甚微夙夜兢

兢懇不任職吾

師不遺在遠或當有以詔之俾勿貽隕越羞也南交事亟

陈宝琛致佚名札

陈宝琛这件信札笔力遒劲，点画精致，其笔法来自欧阳询、柳公权，体势则来自苏东坡、黄庭坚。苏、黄的书法在清代、民国大行其道，学习者很多。然而，能达到陈宝琛这般水准的，并不多见。可惜的是，他还未能将馆阁习气完全汰除。并且，虽然满纸耿介之气，但下笔的力道终究过猛，欠缺苏、黄的腴润和含蓄。

競思不任職吾

師不遺在遠或當有以詔之俾勿貽隕越羞也南交事亟

中外皇皇吾

師運籌決勝必能裨贊

宸謨俾左馳驅見聞苦隘不勝杞人之憂

四世叔近權饒州分府仍駐會垣得常就教

高山在望引歧為勞謹奉年敬五十金伏祈

莞納不盡神馳手肅敬請

福安虔賀

歲釐伏惟

垂鑒 竇琛謹上

十二月二十六日